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中国公案
经典系列

施公案

下册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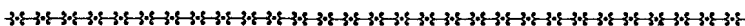
中国公案经典系列

施公案

下册

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

第二六五回

语话衷肠佳人重义 情联手足侠女同心

却说张桂兰奉了施公之命，准其前往，结识了素玉。到次日，她便结束个簇新，身穿一件大红湖绉密扣刺云紧身小棉袄，上加湖色摹本缎通体镶滚灰鼠大衫，外罩元色湖绉洒花披风，下穿元色湖绉洒花百褶裙，内衬元色湖绉洒花滚脚罩裤，大红缎绣花弓鞋；头上盘了一个螺丝髻，八宝镶嵌足赤金簪，耳戴一副八宝镶嵌珠环，元色湖绉抹额，当中钉着一颗龙眼大的珍珠，一朵白绒球战巍巍高插顶门上面；腰间斜佩着八宝镶嵌剑，匣内藏一口七星宝剑，肋下暗藏两把朴刀，随带袖箭；坐一匹银鬃马，金辔勒，大红缨。结束停当，先往施公前请安稟辞。施公看那样装束，不愧为女中豪杰，巾帼英雄，实是可羨。便道：“你要速去速回，毋须耽搁。”张桂兰答应，随即出了客店，跨上马，随跟几个庄丁，直往菊花庄而去。即时来到庄上，着庄丁进内通报，那庄丁转身向里跑去。

张桂兰骑在马上，在门口等了一会。只见正门开处，迎出一位女子，约在二十左右，生得颇为美貌。头挽凤翅髻，元色湖绉包巾，当中按着一块翡翠，两鬓斜插一对蝴蝶双飞镶八宝

珠花，一朵朱纓，顶门高插，耳带乾绿翡翠珍珠环；外穿着一件大红湖绉金银鼠袄，内衬湖色湖绉元缎镶滚密扣紧身，腰挂佩剑，下穿元色绣花百褶裙，藕花色元缎剃云滚脚罩裤，脚着湖色绣花弓鞋，紧系元色兜根缎带，窄窄的一双三寸金莲；薄点胭脂，淡施傅粉。后跟着两个丫鬟，缓缓的迎了出来，只听得一个“请”字，张桂兰赶着下马，走了进去。

郝素玉让至厅上，见礼已毕。张桂兰道：“小妹久仰贤姐英名，无由相见。昨日同拙夫由凤凰岭到此，始知贤姐令兄误信人言，前去行劫。多亏李五老爷，在大人前力保，始将令兄解释回庄。小妹因闻关老爷道及贤姐武艺精通，真是女中豪杰，小妹因此禀求大人，冒昧前来拜谒，一来叩教，二来藉慰平生。唯恨相见太迟，不能久相共处。”郝素玉道：“小妹荒村陋质，蒲柳之姿，敢云技艺高？不过略知一二。久闻贤姐芳名远播，本领惊人，妹子亦相见恨晚。从今以后，还要时常请教，朝夕共聚。今日驾已到此，务留贤姐畅谈一日，彼此得能畅所欲言，不知贤姐尚肯不弃。”张桂兰道：“乃小妹固所愿也。无如临时大人坚嘱再三，可早来早去，恐留此不免见责，且坐片刻，再行告辞便了。”因道：“小妹尚有一言奉告：顷者奉命至此，大人之意，令兄此既不见罪，将来戴罪立功。还欲求贤姐，如以后有借重时，尚拟奉烦大力帮助。特嘱小妹务请贤姐应允，但不知可否俯允？”郝素玉道：“施公手下能者颇多。即如那关姓之人，武艺亦颇出众，足以抗敌几辈。况有姊丈、贤姐共相保护，则施公左右，亦可谓‘人才济济，猛将如云’。小妹不才，何敢滥施其侧。倘施公既有此意，小妹亦不敢辞。如有召见之时，只须一纸书，小妹当奉命前往。非敢谓足供驱使，藉以与贤姐把晤。”张桂兰道：“既承不弃，小妹是心感不忘了。”

郝素玉道：“小妹得一睹芳颜，便是三生有幸。前者贤姐去

盗金牌，又是何意呢？”张桂兰道：“当日闻得拙夫本领素著。那时小妹赌气，去将金牌盗来，偏指名拙夫上山去取，意在瞻仰他的意思。现在细细想来，终觉荒唐太甚。”郝素玉道：“贤姐既如此做出，后来姊丈究竟去否？本领究竟如人言否？”张桂兰道：“此事说来，颇觉惭愧。既蒙见爱，不妨直道其详，尚望贤姐勿作笑柄。”郝素玉听了这话，不觉叹了口气，然后说道：“如此看来，姐夫与贤姐是怨偶，反成佳偶了。可羨可羨！”张桂兰听素玉话内有因，便跟着口气问了进去道：“此亦天缘凑合，莫知为而为。自古婚姻，大半天作之合。但不知贤姐青春如此，想定许字多时了。”郝素玉听说，脸上一红，便腼腆说道：“小妹自父母去世后，随兄嫂度日。况且言誓，非技艺出众者，宁作孤凰，不为双凤。”张桂兰道：“不知贤姐必得如何人而可事之乎？”郝素玉道：“如姊丈一流，可毕夙愿了。”张桂兰道：“贤姐青春几何呢？”郝素玉道：“痴长二十一岁。贤姐尊庚几何呢？”张桂兰道：“占长一岁。”郝素玉道：“我与你盟心结义。”张桂兰道：“若谓焚香燃烛，徒然见笑于人。”郝素玉大喜，因道：“自此以后，便以姊妹称呼，不可稍存客气。”张桂兰亦唯唯答应。此时酒席摆出，张桂兰又请郝素玉的嫂子出来相见，然后入席畅饮。直到未申时候，方才散席。张桂兰即便告辞了。

毕竟张桂兰代素玉物色何人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

第二六六回

施公为关小西议婚 李昆代郝素玉作伐

却说张桂兰辞别菊花庄回客店，便将天霸请进，于是把郝素玉的话说了一遍。因道：“妾意欲为小西择配，彼此年岁均各相当，武艺又不相上下。且小西口气亦颇属意，素玉心内也极赏识。而况大人曾言，有须用她的时候，还要叫她应命来此。若是闺中的朋友，而且她又与我结了姊妹，彼此皆情投意合，将来要做同帮同助的，你道此话如何呢？”黄天霸道：“话虽如此，怎么向大人说呢？让我同计大哥商量商量看。”

说罢，黄天霸便走出房来，寻着计全，却好李五也在那里，天霸便将张桂兰所说的话，说了一遍。计全尚未开言，李五便道：“此事只须如此如此，便可成功了。”计全道：“既这么说，就请老五向大人说罢。”李五道：“计大哥，你代姓关的说不行，必得将他找来，叫他当面答应了，才得算数。就如黄贤弟把老婆带了来咧，到今咱还不曾吃他一顿。”天霸道：“五哥你不要挖苦咧。等你们到了淮安，大人请你们吃一顿就是了。”大家笑了一回，于是就将关太找来，叫他先给李五允下谢媒酒，关也只得答应。

晚饭用毕，天霸去见施公，说明此意，施公应允，随即唤人招呼李昆商议。李五赶着进去，施公道：“顷据天霸述及张桂兰听言，郝素玉颇知感戴，且与张桂兰志气相投，并极佩服关太。现欲为他二人撮合。本爵之意亦可允许。但不知素玉之为人。”李五道：“若论素玉，是卑职素知的。武艺高强，为人贤惠，且具有忠义之气。如蒙大人恩准，既成就关太家室了，素玉亦幸托终身。即大人亦可得一女将，张桂兰也可添一帮手，将来同赴淮安，定能夫义妇顺了。”施公道：“既如此说，就烦贤弟明日即去作伐，以所回信，便定行止。”李昆道：“大人吩咐，实是经权两便。卑职当前去便了。”说着，天霸退出。李五将此言告诉众人，并同关小西说了一会笑话。此时天霸进了自己的房，正欲将施公允从的话告知桂兰。只见桂兰说道：“你不要讲了，我通听见过知道了。”二人且自安寝，一宿无话。

次日一早，李五即辞施公，前往菊花庄而去。到了庄上，先着庄丁通报了。郝其鸾即便迎出。两人同到厅上，分宾主坐下。郝其鸾便先谢解救之德。李五让了一回，这才将奉施公之命，特来作伐的话，说了一遍。郝其鸾听说，赶着答道：“承大人之命，虽极谆谆，但小弟刑余之人，安敢上希荣宠。且舍妹质同蒲柳，亦难配松柏之姿。还希李五哥为我说辞，非小弟故违方命，实不敢妄攀耳。”李五道：“贤弟不愿俯从，愚兄亦不敢相强。若云高攀不上，如天霸之与张桂兰，这是前车之鉴，贤弟岂未有所闻吗？今令妹与张桂兰事同一体，还有什么高攀不高攀了？且大人之意，实为怜才起见。英雄侠女，天假姻缘，若故事推辞，竟是贤弟不许。”

郝其鸾道：“承兄之爱，词意谆谆，倘敢再故辞，必拂盛意。小弟只好不自量力，请从台命便了。”李五大喜，又道：“还有一件顺人之意，拟在月内，即行择日，就近成亲。以后好带同

令妹随赴淮安，作一劳永逸之举，并且大人恐怕尊处无多女眷，内事一切多有未谙，已拟留天霸之夫人张桂兰，前来帮助令妹料理了。即请贤弟示下。”郝其鸾听说便道：“且待商量，容当报命。”

不知郝其鸾能答应否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六七回

代子申冤老妇告状 为民辨屈贤臣准词

却说李五，因郝其鸾踌躇未定，因道：“贤弟无须踌躇。在愚兄看来，只须粗备各物，数日即可齐全。倘然说独力难为，愚兄尚可帮助。且大人留下一位同事，姓计名全，以备将来他作男媒，兄作女媒之计。愚兄径可将他约来相帮料理。若然后到了淮安，再来迎娶，时候虽觉宽展，不免跋涉多劳。倒不如趁此各从省俭，究觉两有裨益。贤弟还请三思。”郝其鸾听说，也觉得有理，便道：“既这么说，只得遵命。但各事粗鄙，礼节不周，还请老兄善为说解，求大人曲为原谅。一经择定吉日，便请老兄与计大兄前来帮助帮助。内事一切，则请黄夫人帮助贱内襄理。先请道达一言，那时再具帖过来。”李五道：“今承尊命，三日后当先纳彩。愚兄回去，便请大人选择良辰便了。至于一概俗例，还望涵容一二。”郝其鸾道：“既为至戚，区区末节，何足讲求。”说罢，便命人摆酒。

一会子摆上酒来，彼此用了午饭，李五就告辞回店，见了施公，备言郝其鸾已遵命应允，即请施公选择吉日，三日后，先行纳彩。施公闻说大喜，当即择定十一月十五日入赘。又拿出

三百两银子，为关小西的赘费。使命计全、李昆为媒。又招呼桂兰，即日移住菊花庄，帮郝素玉料理一切。大家均唯唯听命。次日，施公即吩咐动身，往宿迁而去。三日后，李昆、计全即至菊花庄纳彩，仍与小西住在客店。张桂兰即于是日，移住郝素玉家。真是姊妹情深，痛谈衷曲。直待吉日一到，关小西便去入赘。

不言郝家预备招赘，如何忙碌。且言施公到了宿迁，早有地方官出城来迎接。施公便换坐大轿进城。轿子未入城，只见迎面来了一个白发苍苍、年有七十以外的老婆子，头顶状词，拦着轿子，跪在地下，口称冤枉。施公便命住轿，招呼手下人，将呈子递上。手下人答应，便将呈词递上来。施公接过来一看，上面告的是：谋害亲夫，毒毙幼女，两条人命重案。施公细细看毕，便望下问道：“老婆子，你就是王陆氏么？”那老婆子道：“孀妇便是王陆氏。”施公道：“这王李氏，是你的媳妇么？”王陆氏答：“是。”施公又道：“你怎么知你儿子王开槐，孙女秀珍，是尔媳妇谋害的呢？有何凭据？可从实招来。若有半字虚言，定照诬告从重治罪。本部堂看尔这所告的呈词，你儿子命，或是你媳妇所害。天下岂有自己的亲生女儿，也肯将她毒死么？此中显有不实之处，尔可细细讲来。”

王陆氏跪在下面禀道：“大人在上，容孀妇上禀：孀妇今年七十二岁。四十岁上才得儿子。不到两年，亡夫就病故，其时儿子才三岁。时孀妇就苦苦抚养，领到十六岁，便给他学了个鞋子店的生意。也算他知道艰难，每月除着孀妇外，他省吃俭用，历年积聚了百吊钱。到二十七岁，就凭媒说合讨了一房家小，颇为勤俭。过门第二年，就生这个孙女。哪知第三年冬间，因嘱儿子给她做件湖绉棉袄。儿子便道：‘你我这寒苦人家，要这样衣服何用？’媳妇就不愿意，因此两人就吵闹起来。孀妇将

媳妇劝了一番。媳妇后来赌气，回她娘家去了。一连过了八九天，这日回来，便看见这一件元色湖绉棉袄，他们又吵起来了。哪里晓得，媳妇由此就时常回她母家，动辄就与儿子吵闹，迥非初来的光景。今年八月初一日，孀妇女儿家来，接我去过了两日。初六早上，忽然邻居叫小毛，跑来送信，说是：‘儿子同孙女，昨夜暴疾身死。’孀妇听这话，吓得魂不附体，赶着同女儿回来，果然见儿子、孙女儿都已死了。该应凑巧，那小毛在暗地就告诉女儿，说他夜里先听见儿子声音求饶命，后来又听见孙女大哭起来。到了天亮，便听见我媳妇就惊慌起来，说是儿子同孙女，都得了病病死了，怕得此中有别的怪事，孀妇向县里去喊冤。后来县太爷就来相验。两个人周身验到，并无一处伤痕，就是实在暴病而死。孀妇此时无法子，只得备棺收殓。不意料媳妇的父亲李卜仁，因县大老爷验得无伤，反告孀妇诬告。幸亏县大老爷百般开导，李卜仁才算没事。媳妇便由李卜仁接回娘家，只落得孀妇一人。所幸我女儿搬来住在一处。于今三月，忽然前夜三更时候，见儿子满头鲜血，站在床面前，说他身死不明，今有施大人到此，叫孀妇代他伸冤。忽然妇人惊醒，乃是一梦。次日起来，在外面打听打听，说是果有个施大人，早晚就到。因此孀妇叩求大人，给儿子伸冤。”说罢，又磕了两个头。施公听了这番话，当即说道：“王陆氏，你先好好回去，听候传讯。本部堂代你儿子伸冤就是了。”王陆氏起来。施公也就进城。到了行辕，立刻签提小毛并淫妇王李氏对质。

毕竟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

第二六八回

酌理准情差提淫妇 蹈瑕乘隙追指奸夫

却说施公立刻签差去提见证小毛、淫妇王李氏并父李卜仁，就县署升堂复讯，宿迁县旁坐案侧。施公便命提原告，王陆氏跪在下面。王陆氏与前供相同。又命提被告。差役将李氏带到，跪在下面。施公观看李氏，颇有娆态，问道：“你今年多大岁数了？你丈夫王开槐、女儿秀珍，究竟因何身死？尔可从实招来。”李氏道：“大人容禀。小妇人二十三岁，凭谋说合，嫁与王开槐为妻。二年就生了珍儿。我婆婆见小妇人易于生育，也是欢喜。至今年搭交六年，从未怨过他家一句。不意祸从天降，八月初五夜间，忽然丈夫口称腹痛，女儿亦是如是。其时婆婆又不在家，到小妇人姑子家去咧。小妇人起来烧了姜汤，与丈夫并女儿服处，哪知仍然照痛。又当夜深人静，无处延医诊治，小妇人心想等到明天，再去将婆婆、姑子接回来，去请医生前来，代他两个诊治。不料天尚未明，丈夫与女儿两个一齐死了。小妇人已是魂不附体，天明便去隔壁朱家，请他小毛去接我婆婆、姑子回来。她就说儿子与孙女儿，全是小妇人谋害死的了，便到县里告过。当经县大爷相验，并无伤痕，委系暴死。我婆婆才

算没事。小妇人实在冤枉，总要求大人天断。”施公道：“本部堂且问你，那一件湖绉的棉袄，是谁送你的咧？”李氏道：“小妇人回到娘家，向父亲要。后来父亲做给小妇人的。”施公道：“你丈夫既死，为什么不在夫家守节，伏侍孀姑，竟至回去母家，这又是何缘故呢？”李氏道：“当丈夫死后，小妇人也曾力劝婆婆：儿子虽死，也有你媳妇奉养，你老人家不必过恸哀切。争奈婆婆骂小妇人。因想：丈夫是死了，还要遭婆婆辱骂，实在忍不过去，屡欲自尽，又恐为人议论，说小妇人害死亲夫，畏罪身死。因此小妇人父才将小妇人接了回去。过了一二月，等婆婆气稍平些，再回夫家，并无别故。”

施公听说，把惊堂一拍，喝道：“好大胆的淫妇！现有见证在此，等与你质证明白，那时尚有何说？”命提见证。差役即刻将小毛带到下面。施公问道：“你就是小毛，姓什么？多大岁数了？王开槐究竟怎样身死？你可从实招来。”小毛道：“小的姓韩，在朱家放牛，今年十五岁。八月初五夜，约三更时分，忽听间壁王家，有人喊求饶命，声音却不高。后来又听见他家小女儿，大哭两声，也就不哭了。小的当时也不知何事，只索罢了。等到天明，忽然王家大奶奶惊慌起来，说是她家大爷与她家女儿，全得了疾病了。复又到小的主人家中，央小的去接她婆婆。后来小的闲谈中，说起夜间喊求饶命的话，她家老奶奶，就说是‘谋死亲夫，毒毙幼女’，就去往县里告咧！这就是小的实供，别无虚谎。”施公道：“本部堂问你：他平时夫妻吵闹，你可知道么？”小毛道：“小的间或知道。”又问道：“你可知王开槐不在家，他家有什么人来走动呢？”小毛道：“外人并不曾看见过。”施公又道：“这李氏回娘家，一月去几次呢？”小毛道：“有时今日去明日来，也有时两三天、三五天不等。”

施公听罢，又命带李卜仁。差役答应，即刻带到，跪在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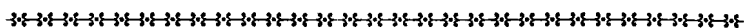
面。施公问道：“你向来作何营生？年纪几何？为什么纵容女儿在家宣淫，不加防范？以致谋死亲夫，毒毙幼女。尔可从实一招来，本部堂尚可从宽，免尔之罪。”李卜仁在下磕头回道：“小的今年五十八岁，向为裁缝生理。女儿虽时常回家，只时暂来暂去，连三天都没在家过的。因为女婿的母亲，年纪甚大，无人服侍，亦且门户要紧。若问女婿是女儿谋害死的，小的实在不知底细。要害死的时节，小的也只道女儿不端，听凭夫家去告。即到县大老爷前来相验，说是实系暴病而死，因此小的才告她的诬告。后来经人说开，小的也就罢了。至于将女儿带回，因据女儿说，她婆婆任意辱骂，万难相处。后来女儿气忿不过，欲寻自尽，小的因此先将女儿带回来，过一两月，再送她回去。若说奸夫究竟何人？小的不敢妄指的，还求大人明察。”

施公道：“本部堂再问你：你女儿所穿的元色湖绉的棉袄，究系何人与她的？”卜仁道：“这日女儿回来，就是说与女婿赌气。因为叫女婿做湖绉棉袄，女婿不肯，后来女儿就拿了钱问道：‘爹呀！这件衣服要多少钱呢？’小的告诉她，差不多要十一二吊钱，做得成功。后来女儿就拿出四两银子。小的当时问她，这银子从哪里来的呢？因为女婿不过手艺，如何会有银子呢？”施公说：“这却问的不错。她便怎么说，怎么回答你呢？”“女儿便说：‘这银子是女婿的一个舅表兄，现在江南跟官，不久回来，到他家看见表弟娶了新妇，把的见面礼儿。’小的听说这话，也就不追问了。当时把银子拿了过来，便就代添几吊钱，自己的工，做了一件元色湖绉的棉袄。”

施公听罢，有个表兄，便问王陆氏道：“你可有个在江南跟官的外甥么？”王陆氏道：“这个外甥，还是娶媳这年走了一趟，从此并不曾来过。”施公道：“你可知道你外甥把了四两银子，给你媳妇做见面礼么？”王陆氏道：“这不知道。”施公又问道：

“王李氏，你这四两银子从何来的？快讲。”王李氏道：“委实是表大伯给的。当时婆婆不在面前，丈夫还在家，亲眼见的。”施公道：“你婆婆既不知道，你丈夫又死无对证，本部堂不动刑，你不肯招来。拖下去先掌嘴四十。”差役答应，当即一面打了二十。王李氏仍是不招。施公又命鞭背。差役又将外衣褪下，即一五一十，鞭了二十下背花。王李氏但喊“冤枉”并无口供招出。施公便命且先行收监，李卜仁着一并收押。施公退堂。

欲知王李氏如何谋害亲夫，毒死幼女真情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

第二六九回

集英轩因梦悟诗 枯树岭开棺检验

却说施公回辕，详参了一回，只得安寝。睡至三更时分，忽觉信步走出辕门。走有半里之路，便是宿迁县城门。又望城外走去，过了吊桥，见左手有座大庙，庙前丛聚许多人在那里。又闻人说：三齐庙门口死了一人，不知是哪一家的路倒。施公听说，便走过去看。及至走到跟前，并无死尸，只是一班江湖上卖艺的人，在那里变戏法。围着一堆人在那里看热闹。施公也站下来去看。只见那变戏法的先变了些瓜果，又变了两只雀子、一只山鸡，到后来竟变出一具棺材，旁边立着一个人，好像公门中作模样，手中掌着一柄斧头，忽然又不见了。一会子又装出一男一女，男的是书生打扮，女是俊俏佳人，在那里彼此戏谑。倏忽间一男一女，杳无踪影。又装出一个儒生，摇摇摆摆，走了出来，手中执着一柄白纸扇，嘴里咿咿呀呀念些诗。施公仔细听去，只听念道：

“花事阑珊梦醒迟，玉人斜立倚花枝。

春光已逐东风去，害杀相思弱不支！”

施公听罢暗想道：“这不是咏的伤春诗吗？”正自说着，又

见那儒生去换了衣服，仍就是卖武艺的打扮，复到当场耍起拳来。看了一回，因道：“以前变戏法，以后打卖拳。单这中间变材、装儒士，是个什么意思呢？”一会子人也散了，拳也不打了，施公也走了。忽听人说：“宿迁县衙门失火。”施公赶紧往城根跑去。不料人多路拥，走到吊桥，忽然桥梁坍下一角，许多人跌入城河。施公一惊，醒来乃是一梦。又听一听，正打三更。

施公便将梦中所见情形，详参一遍。因道：“棺材旁首立着一人，手执斧头，难道叫我开棺复验么？”又想那儒生咏的那首诗，起句是‘花事阑珊梦醒迟’，这头一个安着花字。第二、三句，‘玉人斜立倚花枝’，‘春光已逐东风去’，这两句头上，安着玉春二字。末句便是‘害杀相思弱不支’，分明是‘花玉春害杀’五字。这难道王陆氏的儿子王开槐是花玉春谋害的么？”又道：“王开槐是个手艺人，如何是儒生打扮的？”想来想去，实可疑。不觉又入梦境：只见一人生得颇为粗俗，手携幼女，立在床前，口称：“冤枉。”施公仔细一看，见那粗汉满头血迹，甚是可怜。施公问他姓名，已倏然不见。又见一武生打扮的，生得颇为俊秀，跪在床前，若作惧怕之状。施公也欲问他名姓，只听更锣乱响，惊醒仍是一梦。施公又悉心解悟道：“难道王开槐竟是为那武生谋害的么？且等明日再行严讯，务要追出了，才好为民治理。”于是施公复睡了一觉，已是东方已白了，红日高上。施公起来，梳洗已毕，用过早点。当命传知宿迁县听候，午堂亲临，复讯王陆氏控告一案。并着原差，将原告人证传齐。手下去后，日将晌午，施公便往县署，就在县署用过午饭。知县禀称：“原告人证传到，请大人升堂。”

施公随即升坐大堂，悉心复讯。先问王李氏道：“本部堂昨日住邑庙求神示梦，已蒙城隍神明示清楚：尔丈夫王开槐与尔女秀珍，实系为尔与武生同谋一并害死。尔尚有何言抵赖？可